

美國期中選舉結果之分析

譚 潤 澄

依照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衆議院以各州人民每二年所選舉的議員組織之。」故衆院議員之任期為兩年，每二年需改選一次。又依同條第三項之規定：「合眾國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參議員各有一表決權。參議員於第一次選舉後集合時，應儘量平均分為三組，第一組參議員應於第二年之終，第二組參議員應於第四年之終，第三組參議員應於第六年之終改選之，俾參議員總數之三分之一得於每二年改選一次。」此外，美國各州州長任期不一致，有的僅為兩年，亦有長達四年者，均需在任期屆滿時進行改選。因之，在每任總統就職後的第二年，當上述各類選舉湊合在一起時，吾人稱之為「期中選舉」（midterm election）。在期中選舉時，不僅要改選全部的衆議員和總額三分之一的參議員，而且包括成千上萬的各州地方公職人員（如州長、州議員、地方檢查官、地方法院法官等等）。今年（一九七八）十一月七日的期中選舉，改選了三十五位參議員、四百三十五位衆議員和三十六州的州長。由於期中選舉是測驗美國公民對於中央行政機關（以總統為首）之功過評估的明白「衡量器」，也是共和與民主兩大政黨的聲望上升或下降之顯著「指示表」，故普遍引起各方的重視。本文擬先行分析在參院、衆院、以及州長三方面的選舉結果，然後再指出其所包含的政治意義以及對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

一 參院的選舉結果概觀

參院在這次改選的三十五個議席中，涉及到好幾個重要的大州，譬如在北方五大湖附近的伊利諾州以及在南方濱臨墨西哥灣的德克薩斯州，就是顯例。若以地區再作較詳細的劃分，則在新英格蘭（New England）方面，涉及到緬因州、麻州、新罕布夏州和羅得島四州；在中大西洋（Middle Atlantic）區，則有新澤西與德拉瓦兩州；在南大西洋（South Atlantic）區，則包括維琴尼亞、西維琴尼亞、北卡羅萊納、南卡羅萊納、以及喬治亞等五州；至於在美國中部改選參議員席位的各州，在東北方（East North Central）有伊利諾、密西根兩州，在西北方（West North Central）有明尼蘇達、愛俄華、南達科他、內布拉斯加、蒙他納、以及堪薩斯等六州，在東南方（East South Central）則涉及到肯塔基、田納西、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四州，在西南方（West South Central）則涉及到阿肯色、奧克拉荷馬、德克薩斯、以及路易斯安納四州，總計美國中部共有十六州需要改選參議員，是一個最大的地理區部份。此外，在西方山區（Mountain Region）則有愛達荷、懷俄明、科羅拉多和新墨西哥四州也需改選參議員。最後，

還需加上太平洋岸的奧勒岡州、以及遠北方的阿拉斯加州。以上合計，共三十三州涉及參議員之改選，除了在阿拉巴馬和明尼蘇達兩州是改選全部的兩席外，其他各州都僅改選一席，故總共有三十五位新參議員產生（包括連任者在內）。^①

就一般情形而言，參議員在從事競選活動中，都要花費大量的金錢。在這次參院議員改選中，耗資最多的，要算北卡羅萊納州的何姆士（Jesse A. Helms）。他屬於共和黨中的保守派，募集了六百七十萬美元來從事競選連任，終於擊敗了他的強力對手民主黨候選人印格拉姆斯（John R. Ingram）。何姆士獲得了百分之五十四的選票，雖僅比印格拉姆斯多了百分之八，但是前者所花的競選費用却為後者之三十一倍，平均每張何姆士所獲得的選票約價值美金三元左右。^② 在十一月七日期中選舉未投票前，一般認為至少有五名現任的民主黨參議員，將遭遇到頑強的對手，他們是明尼蘇達州的萬達·安德遜（Wendell R. Anderson）、科羅拉多州的赫斯克（Floyd K. Haskell）、緬因州的海沙威（William D. Hathaway）、新罕布夏州的麥堅泰（Thomas J. McIntyre），以及西維琴尼亞州的藍道夫（Jennings Randolph）。^③ 結果除了藍道夫僅以比對手多了尚不到百分之一的選票險勝外，其他四人都敗給共和黨的候選人。在明尼蘇達州，不但民主黨的安德遜敗於共和黨的波希威茲（Rudy Boschwitz），而且另外的一席也被共和黨的杜蘭柏格（Dave Durenberger）所取得，杜氏獲得全部選票中的百分之六十二。由於在傳統上明尼蘇達州向來是民主黨自由派的屬區，因此，共和黨之凱旋得勝確為不易。共和黨的候選人柯希蘭（Thad Cochran）在密西西比州亦贏得參議員的席位，這是近百年來的第一次。而緬因州的柯恩（William S. Cohen）也擊敗了卡特總統與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所大力支持的海沙威。

在政治態度上，海沙威是屬於民主黨的自由派，新罕布夏州的麥堅泰、科羅拉多州的赫斯克，以及明尼蘇達州的安德遜也都是屬於同一派。其他在競選參院議席失利的自由派人士，尚有愛俄華州的迪克·科拉克（Dick Clark）和維琴尼亞的米勒（Andrew P. Miller, Jr.）等。在共和黨方面，損失最大的是在麻州和密西根州。布魯克（Edward W. Brook）原是麻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也是參院中的唯一黑人參議員，在這次期中選舉中以百分之四十五對百分之五十五的選票，敗於民主黨的候選人（白人）宋嘉斯（Paul E. Tsongas）之手。^④ 原在參院外交委員會頗有影響力的中庸派共和黨籍密西根州參議員格里芬（Robert P. Griffin），也以百分之四十七對百分之五十三的選票，敗給民主黨籍的候選人李文（Carl Levin）。李氏曾擔任過底特律市議會（Detroit City Council）的議長，故擁有相當大的票源。^⑤

註① "After Elections—Challenges for Carter and Congress," *U. S. New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0, 1978, p. 29.

註② "The 96th Congress—Who'll Be Calling the Shots?" *National Journal*, Vol. 10, No. 45, November 11, 1978, p. 1813.

註③ 中央日報來編譯，「透析美期中選舉」，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原載「經濟學人」週刊，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

註④ "U. S. Democrats retain grip on Congress," *China Post*, November 9, 1978, p. 1.

註⑤ "Many Senate races wide ope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2, 1978.

總括而言，在未舉行期中選舉前，共和黨擁有參院一百席中的三十八席，民主黨擁有六十一席，另一席屬於獨立派人士。改選後的結果，使得共和黨在未來參院中擁有四十一席，而民主黨則降為五十八席，但是還比共和黨多出十七席，另一獨立派議席未變。⑥由於共和黨的總席數比以前增加了三席，以及民主黨中的自由派參議員在多州落選的結果，遂導致未來的參院在政治態度上要比以往趨於保守。據統計顯示，有十位參議員想競選連任而遭受敗北，其中三位於各州初選時即告失敗^⑦，未能獲得提名；其他七位則是在十一月七日選舉中落選的^⑧。

11 參院議員中的新面孔

這次期中選舉的結果，有二十位新人得以進入參院議事，其中年齡最大者為五十七歲，他們是內布拉斯加州選出的民主黨籍參議員艾克森（J. J. Exon）和阿拉巴馬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海福林（Howell T. Heflin）。艾克森將接替原參議員寇提斯（Carl T. Curtis）的席位，海福林將取代原參議員史巴克曼（John Sparkman）的席位。寇提斯和史巴克曼都是宣佈退休而不願意再競爭連任。寇提斯的助手沙斯提恩（Donald E. Shasten）曾經贏得了共和黨內的內布拉斯加州的提名，但是以百分之三十一對百分之六十八的選票被艾克森所擊敗。艾克森自一九七一年以來，連續擔任內布拉斯加州的州長，他雖屬於民主黨籍，但却以傳統的共和黨政綱相號召，極力主張減輕稅捐，緊縮政府之公用支出，並反對卡特總統的農業政策，故在政治態度上是一個典型的保守主義者。^⑨由於現任的內布拉斯加州之另一位參議員也屬民主黨籍，所以在艾克森當選後，就使得內布拉斯加州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民主黨囊括全州參議員的局面。海福林在阿拉巴馬州的得勝，要遠比艾克森容易得多，他曾擔任過阿拉巴馬州的最高法院院長（Alabama State Supreme Court Chief Justice），對於州內的司法制度改革著有貢獻，在一九七六年時曾被選為全國最優良的法官之一。

在這次選舉中，有八位新人都是以三十餘歲的年輕姿態，進入參院議事。最年輕的一位今年祇有二十五歲，他是新澤西州選出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布萊得雷（Bill Bradley），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過去並未曾大力從事過政治工作，僅是一度在華府擔任短時間之經濟機會局（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局長的助理而已。這次却以百分之五十六對百分之四十四的選票，擊敗了共和黨的對手貝爾（Jeffrey Bell）。此外，在二十六歲到三十七歲之間的，共有五位，他們是南達科他州的普瑞斯勒（Larry Pressler）、

註⑥ “U. S. Affairs: The New Tilt,” *Newsweek*, November 20, 1978, p. 40.

註⑦ 他們是阿拉巴馬州民主黨籍的文倫（Mayron Allen）、蒙大拿州民主黨籍的哈特斐德（Paul Hatfield），以及新澤西州共和黨籍的凱斯（Clifford P. Case）。

註⑧ 這七人就是明尼蘇達州的安德遜，愛俄華州的科拉克、科羅拉多州的赫斯克、緬因州的海沙威、新澤西州的麥堅泰（以上五人為民主黨）、麻州的布魯克，以及密西根州的格里芬（此兩人為共和黨）。

註⑨ “The 20 New Faces In the U. S. Senate,” *National Journal*, November 11, 1978, p. 1814.

ler, 三十六歲）、蒙他那州的包克斯（Max Baucus）、奧克拉荷馬州的波倫（David L. Boren）、新罕布夏州的戈登·韓福瑞（Gordon Humphrey），以及麻州的宋嘉士。普瑞斯勒和韓福瑞兩人屬於共和黨，其他三人則是民主黨。普瑞斯勒、包克斯和宋嘉士都是現任的美國衆院議員，波倫是奧克拉荷馬州的州長（也是全國最年輕的州長），戈登·韓福瑞則出身於空軍飛行員之家庭，過去在共和黨的保守派內甚為活躍，可是從未參加公職競選，這次却擊敗民主黨的對手而進入參院。另外兩位不到四十歲年紀的新參議員，是阿拉巴馬州民主黨籍的史提華特（Donald Stewart）和緬因州共和黨籍的柯恩。前者現任阿拉巴馬州的州參議員，後者則自一九七三年以來擔任美國衆院議員。由以上敘述可知，八位年輕的參議員，幾乎佔了參議員中新面孔的一半，如果再加上另外四十出頭的五位^⑩，更可見年輕參議員在本次期中選舉中的當選率甚高。

在婦女競選參院議席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堪薩斯州的卡茜苞（Nancy Landon Kassebaum），以百分之五十六對百分之十四的選票，大勝其男性對手洛易（William R. Roy）。卡茜苞出身於政治世家，今年四十五歲，其父親藍頓（A. M. Landon）曾擔任過堪薩斯州的州長，在二次世界大戰前之一九三六年獲得共和黨之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與羅斯福總統展開競爭。^⑪這次卡茜苞以女性之身，能擠身於參院之議席，開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三個例子。另外一個憑恃婦女助選而贏得勝利的參院新面孔，則是維琴尼亞的華納（John W. Warner）。他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擔任過美國海軍部部長（Secretary of the Navy），今年五十一歲。他的夫人是著名的電影明星伊麗莎白泰勒，曾在競選中大力活動，替華納拉票，於是華納卒以超過對方的極少票數，而取得參院席次。總括而言，在這些參院新面孔中，大多數都是保守主義者，像阿姆斯壯、戈登·韓福瑞、艾克森、卡茜苞等，都是顯著的例證。

二 衆院議員與州長之改選

從大的方面看，在所有現任衆議員從事競選連任者中，共和黨的失敗者遠較民主黨為少。據統計，衆院議員競選連任失敗者共有二十四人，其中共和黨為五人，民主黨則有十九人。^⑫共和黨的失利分佈地在密西根州、佛羅里達州、華盛頓州、以及馬里蘭州。民主黨的連任落選區則在賓夕法尼亞州、依阿華州、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印地安那州、德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堪薩斯州以及奧克拉荷馬州。在未改選前的第九十五屆衆院組成份子中，民主黨佔二百八十八席，共和黨佔一百四十七席；改選後的第九

註^⑩ 這五位是科羅拉多州的阿姆斯壯（William L. Armstrong）、密西西比州的柯希蘭、密西根州的李文、明尼蘇達州的杜蘭柏格，以及阿肯色州的普瑞爾（David Pryor），年齡都不到四十五歲。

註^⑪ 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 *The Beards' New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8), p. 427.

註^⑫ "Defeated Incumbents," *National Journal*, November 11, 1978, p. 1806.

十六屆新衆院議員，民主黨失去十二席，變為一百七十六席，共和黨則增為一百五十九席，但新衆院仍為民主黨所控制。

根據最近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全美國民衆中自認屬於共和黨者，祇佔到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但認為屬於民主黨者，却高達百分之四十六。在過去二十四次的衆院改選中，共和黨只有兩次曾贏得衆院的控制，其餘都是民主黨居於優勢。又在美國的選舉史上，執政黨在每次期中選舉中，總會喪失一些議席。根據統計，執政黨在過去十九次的期中選舉中，每次平均喪失之議席，總在三十五席左右，而這次期中選舉的結果，民主黨祇失去十二席，並不算多。在新衆院四百三十五位衆議員中，共有七十七位新人，其中年紀最大的為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民主黨籍之史達克（Edward J. Stack），今年已有六十八歲。年紀最小的為麻州的沙諾（James M. Shannon），亦屬民主黨籍，今年祇有二十六歲。民主黨的票源來自黑人者頗多，據調查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三的黑人選票都投向了民主黨，共和黨僅僅得到百分之十七。一般認為共和黨若想要在將來作更大的發展，則必須重視如何去贏得黑人的支持。

州長的改選，在這次期中選舉中競爭頗烈。在未改選前，全美國五十州中祇有十二州的州長屬於共和黨，其他三十七州全為民主黨所囊括，另有一州（緬因）則屬於獨立派人士。改選後的結果，緬因州的州長帕麥爾（Linwood E. Palmer, Jr.）在競選中失利，被民主黨的布瑞楠（Joseph E. Brennan）所取代。此外，民主黨的州長候選人也在中部的堪薩斯州和濱臨大西洋的南卡羅萊納州，雙雙擊敗原屬共和黨州長的州份。可是共和黨的戰績，要比民主黨來得豐碩。在美國西部方面，共和黨從民主黨手中取得了俄勒岡州及內華達州；在中北部方面，威斯康辛州，明尼蘇達州、南達科他州和內布拉斯加州，也為共和黨所取得，該黨候選人德萊福斯（Lee Dreyfus）、魁鄂（Albert H. Quie）、蔣克勞（William J. Janklow）、桑芮（Charles Thone）分別當選了新州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在州長的競選上，贏得了南方的德克薩斯州和東北方的賓夕法尼亞州兩個大州，克立孟茲（William P. Clements, Jr.）在德州的勝利，顯示了共和黨有在南方擴張實力的希望，縱使現任美國總統卡特出身於南方，也不能阻止共和黨將勢力伸展於南方，這是美國百年來第一次出現的現象。^⑫由於桑恩保（Richard L. Thornburgh）在賓州的取得州長一職，遂使共和黨在目前美國的十個工業大州中，業已佔了六州的地盤，這對一九八〇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如再加上本次期中選舉中共和黨在田納西州的競選州長成功，則共和黨在此次州長改選中增加了六名，雖和民主黨所控制的州數相比仍為十八對三十二而居於劣勢，但就美國國民的普遍投票趨勢看，共和黨已有從「水門事件」中走向恢復聲譽的希望了^⑬。

因為共和黨在這次改選州長的競爭中收獲頗大，故當全美共和黨州長協會（Republican Governors Association）於十一月下旬在維琴尼亞州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舉行年會時，參加者都有興奮愉快的表示。東主維琴尼亞州的州長道爾頓（John Dalton）特別強調，由於共和黨經過此次期中選舉而出現了許多新面孔，這些新人就是共和黨未來的生力軍。除了在州長以外，共和黨在

註^⑫ “The Election Scorecard,” *Newsweek*, November 20, 1978, p. 46.

註^⑬ “‘New faces’ said key to revival of GOP,” *China Post*, November 28, 1978, p. 2.

各州之州議會議員競選上，也總共增加了三百席左右，目前共和黨完全能够控制的州議會為十三州，這都是比過去好轉的徵象。

四期中選舉對未來美國內政的影響

卡特總統有意在一九八〇年再度贏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這可從他在此次期中選舉中大力到處替本黨競選人積極拉票之作爲，看得出來。譬如在明尼蘇達州的競選，由於該州地位甚見重要，而且是前美國副總統韓福瑞的故鄉，今韓氏已死，卡特爲鞏固民主黨的地盤，曾兩度前往助選。另外，愛德華·甘迺迪也在大約十五州出馬爲民主黨宣傳。^⑯有人認爲，這是甘氏在爲未來的進主白宮作奠基的打算。

在共和黨方面，除了前總統福特與保守派元老雷根在各處爲共和黨拓展票源外，下列各人物的相繼當選州長或國會議員也爲共和黨的未來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形成了縱錯複雜的局面。第一是伊利諾州州長湯普遜（James R. Thompson）以百分之六十對百分之四十的龐大選票差距，獲得連任。第二是參院共和黨領袖貝克（Howard H. Baker, Jr.）也在田納西州擊敗了對手艾斯堪（Jane Eskind），而繼續擔任參院少數黨的首領。第三是衆院議員克蘭（Philip M. Crane）和坎普（Jack F. Kemp）分別在伊利諾州與紐約州得到勝利；坎普是新近在華府成立的「以實力促進和平聯盟」（Coalition for Peace through Strength）組織的聯席主席之一。^⑰第四是參議員皮錫（Charles H. Percy）亦在伊利諾州擊敗民主黨的候選人塞茲（Alex R. Seitz）而獲得連任。以上諸人，都懷有在未來問鼎白宮的意願。所以有人說，由於這次期中選舉的結果，使得共和黨人中俊傑頻出，而有取代元老輩的可能，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

一般說來，「簡政」、「輕稅」是這次期中選舉中最能打動選民心理的號召。原因在於自小羅斯福總統於一九三三年開始實行「新政」（New Deal）以來，美國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不斷擴張，造成了所謂「帝王式的美國總統職位」（imperial Presidency），也引起了大眾普遍的反感。又因爲「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社會思想，政府開支十分龐大，人民受到重稅的壓迫，莫不希望降低聯邦政府的大幅透支，而使人民稅捐減輕。有些民主黨的政界人士原本不同意「減稅政策」，但看到民心的大勢所趨，也就不得不讓步。最著名的例子，即發生於加州的所謂第十三號創制案（Proposition 13）。這是在本年六月六日，由加州人民以二比一的絕對多數票通過的。該案不但要求立刻削減現行房屋地產稅的百分之五十七，而且要求今後房屋地產稅的徵稅率不得超過一般市場價值的百分之一，以及地方一切稅率的增加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加州州長布郎（Edmund G. Brown, Jr.）本來堅決反

^{註15} “Kennedy plans to campaign for candidates in 15 states,” *Boston Globe*, September 14, 1978, p. 4.

^{註16} 該聯盟是一個專門對美國防與外交政策發展開檢討與鼓吹保守主義的全國性組織，其構成員包括參眾兩院議員一百六十餘位，另外還有四十四個有關國防、外交的學術研究機構以及其他個人成員，在個人成員中，有前內閣部長、前軍事參謀首長、將軍以及校長、教授等數十位。

對此案，因如照案實施，加州政府每年至少要減少七十億美元的收入。最後布郎終於改變態度，支持輕稅政策，因而他在這次期中選舉中得以繼續當選連任。卡特總統在期中選舉結束後不久，即簽署了為國會所通過的一百九十億一九七九年減稅法案，這說明了未來的美國政府勢必要走上「輕徭薄賦」的道路上去。對於「預算赤字」問題，卡特希望能將赤字減至三百億美元以下，並打算在未來兩年內減少大約二百億美元的聯邦開支。

曾經得過諾貝爾獎金的經濟學大師佛列曼（Milton Friedman），對於美國的減稅運動甚表支持^⑯，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縮小干涉經濟事務的範圍，實行減稅以藏富於民，反對凱恩斯的「赤字預算」政策。在本屆期中選舉中，各州的有關法案提付公民複決者所在多有，其中的十六州均涉及到減稅問題，而大多數都為公民所通過。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未來第九十六屆國會中，有百分之六十的議員都主張聯邦政府的預算應該採取收支平衡政策，對於健康保險的支出不應再在聯邦政府費用中增加。凡此種種，均在暗示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美國已逐漸沒落，無怪乎有的人已喊出「凱恩斯已死」（Keynes is dead）的口號。^⑰

五 期中選舉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大多數的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都是以內政問題作為呼籲人民投票的主要辯論點，僅在偶爾的場合與極少數的州裏，方涉及到對外交政策之政見。譬如在維琴尼亞州的參議員競選中，共和黨的候選人華納抨擊現行美國政府之對蘇政策，尤其是對美蘇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問題。華納主張美國應該暫時停止雙方的談判，而仔細研討，從長計議；而民主黨的候選人米勒則力主以實力為後盾，與蘇俄締結限武第二階段的條約，結果華納在僅領先三千票的極微小差額下，擊敗了米勒。由於許多自由派的參議員紛紛在期中選舉中失利，如克拉克在愛俄華州落選，麥堅泰在新罕布夏州敗績，赫斯克在科羅拉多州喪失席位，安德遜在明尼蘇達州競選連任未成，以及海沙威在緬因州不保寶座等，以致使人懷疑到未來的參院是否能對第二階段的限武條約加以批准。

特別是麥堅泰在新罕布夏州的失去參院席位，對於卡特政府相當不利。麥氏過去在參院軍事委員會擔任委員時，經常積極為卡特政府的立場辯護；卡特失去了麥堅泰，也就等於失去一個在參院中的有力代言人。白宮業已察知此點，故新聞祕書鮑威爾在十一月九日評論期中選舉的結果時，曾經指出：新參院在未來可能會對卡特擬議中的美蘇限武協定，採取更嚴苛的態度。

依照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規定：「總統經參議院之勸告及同意，並得該院出席參議員三分之二贊成時，應有締結條

註^⑯ 關於佛氏的經濟理論，請參看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該書為其理論的代表著作。

註^⑰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題為「凱恩斯已死」為題，發表了相當長的社論。

註^⑱ "Washington, Moscow focus attention on 100 senators," *China Post*, November 21, 1978, p. 3.

約之權。」現在共和黨在參院有四十一名參議員，民主黨為五十九名，故對卡特總統條約案的否決威脅，較前顯著增加。美蘇限武談判第一階段的簽署，是以行政協定（executive agreement）的方式而逃避過美國國會之審查的。行政協定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雖是廣義的「條約」中的一種，但是在美國國內法的程序上，却不需要提交國會表決。^② 目前限武談判雖已進入最後的階段，只剩下少數的幾個問題還未解決，然而是否能在本年內獲致協議，現在尚難斷知，但一般觀察家多認為可能性不大。

對中華民國而言，值得欣慰的是，過去在國會中屢次為中美關係的鞏固而熱烈發言的人，大多數都在這次期中選舉中獲得當選。在參院方面，他們包括北卡羅萊納州的何姆士、南卡羅萊納州的桑姆恩（Strom Thurmond）、田納西州的貝克、愛達荷州的麥克格魯（James A. McClure）、德克薩斯州的陶瓦爾（John Tower）以及阿拉斯加州的史蒂文斯（Ted Stevens）等等。在衆院方面，中華民國的友人得以繼續當選議員者，更是指不勝屈，其中最有名的包括伊利諾州的克蘭、紐約州的坎普、喬治亞州的麥克唐納（Larry McDonald）、新澤西州的芬偉克（Milicent Fenwick）、堪薩斯州的威恩（Larry Winn）、密西西比州的洛特（Trent Lott）、馬利蘭州的豪爾特（Marjorie S. Holt）、俄亥俄州的艾希布魯克（John Ashbrook）、阿拉巴馬州的狄金遜（William L. Dickinson）、加利福尼亞州的小高華德（Barry Goldwater, Jr.）等等，都是顯例。

根據美國包爾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張德光，在本年十月份對正參加期中選舉的兩黨國會議員候選人所作的一項研究顯示^②，贊成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並信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候選人所獲得的總初選票，業已超過卡特總統在過去競選美國總統時所得到的票數。因之，支持中華民國的民意勢必要成為卡特政府在制訂中國政策時之一項重要考慮。目前美國參議院中的某些參議員（如伊利諾州的施蒂文生）雖主張與中共建交，但是談到廢除中美防衛條約時，則認為是另一樁事。而且由於新當選的國會議員中，大多屬於支持中華民國的人士（科羅拉多州的阿姆斯壯，就是一例），故一般說來，美國第九十六屆國會的普遍趨向，將像上屆一樣，仍是對中華民國有利的。

^{註②} Guy B. Hathorn, Howard R. Penniman and Nark F. Ferber,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5), p. 233.

其研究題目之名稱為：「民意與總統的權力對外交承認的影響——美中（共）關係個案」研究。」乃為紐約的總統季刊而進行此項分析。